張子正蒙注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有司篇

有司政之綱紀也

素習其事則大綱具悉

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

正其職掌

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者迫於有爲急取有司而更易之以快一時之人心而新進浮薄之士驟用而不習於綱紀廢事滋甚惟

任有司而徐察之知其賢不肖而後有所取舍則事之利病我既習知人之賢否無所混罥此遠大之規存乎慎緩也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勞爲民擾也不本諸心得之理非其至當雖善而拂人之性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

田疇易稅斂薄則所可欲者已足食以時用以禮已足而無妄欲卽養以寓教民不知而自化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從之以不倦以乾乾夕惕之心臨民則民化以無爲清靜自逸則民偷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自合六師曰討奉詞合衆曰伐

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伐夏救民變伐大商皆曰伐是也雖無可奉之命必正告諸侯衆允而後連師以伐

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

聖人於名必正不輕言討必有所據

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胡氏曰先發後聞可也

孟子又聞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

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疑湯之已賜鈇鉞又疑夏商未定征伐之名皆正名必

謹乎微之意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

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助九一賦十一者助則公田之耕其種餽皆上給也郊
近郊際地方五十里三十里外之遠郊非其境矣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
數而已爾
節用禮之本愛人樂之本使民以時則政簡而刑不濫
制數皆藉此以行慈儉存心於萬物之原也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
事得其理曰治國不治雖富而國必危
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盡民之情曰察地大民衆而不得民之情民必不附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

自有德於人不求報而自致

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故利於不治

治明辨也德怨不報苟利目前而已

君子公物利於治

使天下樂於德而憚於怨與人爲善之公也此明以德

報怨爲小人之術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大易篇　此篇廣釋周易之指有大義有微言旁及於訓詁而皆必合於道葢張子之學得之易者深與周子相爲發明而窮神達化開示聖學之奧不拘於象數之末以流於術數則與邵子自謂得伏羲之秘授比擬分合者迥異切問近思者所宜深究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明有所以爲明幽有所以爲幽其在幽者耳目見聞之力窮而非理氣之本無也老莊之徒於所不能見聞而

決言之曰無陋甚矣易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大備而錯綜以成變化爲體故乾非無陰陰處於幽也坤非無陽陽處於幽也剝復之陽非少夬姤之陰非微幽以爲縕明以爲表也故曰易有太極乾坤合於太和而富有日新之無所缺也若周子之言無極者言道無適主化無定則不可名之爲極而實有太極亦以明夫無所謂無而人見爲無者皆有也屈伸者非理氣之生滅也自明而之幽爲屈自幽而之明爲伸運於兩間者恆伸而成乎形色者有屈彼以無名爲天地之始滅盡爲眞空之藏猶瞽者不見有物而遂謂無物其愚不可瘳已

○易謂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

神化雖隱變合雖賾而皆本物理之固然切生人之利用故不可厭惡

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

諸子論天人之理而終於無所行者必不能與之相應則又爲遁辭以合於流俗使人喪所守而波靡以浮沈於世知德者知其言之止於所不能見聞而非其實故厭之

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盛德大業資焉而有益

於學則君子樂取之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才以成乎用者也一物者太和絪緼合同之體含德而化光其在氣則爲陰陽在質則爲剛柔在生人之心載其神理以善用則爲仁義皆太極所有之才也故凡氣之類可養而不可強之以消長者皆天也凡質之類剛柔具體可以待用載氣之清濁柔彊而成仁義之用者皆地也氣質之中神理行乎其間而惻隱羞惡之自動則人所以體天地而成人道也易備其理故有見有隱

而陰陽分有奇有偶而剛柔立有德有失而仁義備體
一物以盡三才之撰也謂之云者天地人亦皆人為之
名而無實不能有名無理不能有實則皆因乎其才也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若火珠林之類有吉凶而無善惡小人資之謀利君子
取之竊所未安
故撰德於卦
不但言吉凶而必明乎得失之原乾且曰利貞況其餘
乎貞雖或凶未有言利而不貞者也
雖爻有小大

陰過爲小陽勝爲大失其時位則得失殊矣

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有小人之爻而聖人必繫之以君子之辭剝之六五陰僭之極而告以貫魚之義或使君子治小人或使小人知懼不徇其失而以幸爲吉若火珠林之類謀利計功盜賊可以問利害乃小人徼幸之術君子所深惡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

成而爲象則有陰有陽效而爲法則有剛有柔立而爲性則有仁有義皆太極本所並有合同而化之實體也

故謂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自其動幾已後之化言之則陰陽因動靜而著若其本有為所動所靜者則陰陽各有其體而動靜者乃陰陽之動靜也靜則陰氣聚以函陽動則陽氣伸以盪陰陰陽之非因動靜而始有明矣故曰兩體不曰兩用此張子之言所以獨得其實而非從呼吸之一幾測理之大全也

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三才各有兩體陰陽柔剛仁義皆太和之氣有其至健又有其至順並行不悖相感以互相成之實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

三才之道氣也質也性也其本則健順也純乎陽而至健立純乎陰而至順立周易竝建乾坤於首無有先後天地一成之象也無有地而無天有天而無地之時則無有有乾而無坤有坤而無乾之道無有陰無陽有陽無陰之氣無有剛無柔有柔無剛之質無有仁無義有義無仁之性無陽多陰少陰多陽少實有而虛無明有而幽無之理則屯蒙明而鼎革幽鼎革明而屯蒙幽六十四卦六陰六陽具足屈伸 幽明各以其時而已故小人有性君子有情趨時應變 者惟其富有是以可日新而不困大易之藴唯張子所 見深切著明盡三才之撰

以體太極之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邵子謂天開於子而無地地闢於丑而無人則無本而生有待而滅正與老釋之妄同非周易之道也

故乾坤毁則无以見易

乾坤非有毁也曲學之士執所見聞偶然之象而雜以異端之小慧見乾則疑無陰見坤則疑無陽見夬姤則疑無剝復見屯蒙則疑無鼎革因幽之不可見而疑其無則是毁之矣毁乾坤十二位之實體則六十二位之錯綜何據以趨時應變哉

○六爻各盡利而動

筮之策老則動而變蓋道至其極而後可以變通非富有不能日新堯仁極矣而後舜可用其窮殛文王順極矣而後武王可行其變伐德未盛而變則妄矣

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

其動也有大有小有當位有不當位蓋在天之氣有溫肅在地之質有利鈍在人之性有偏倚化不齊而究無損於太極之富有其理固然則雖凶而無悔雖吝而無咎善用之者皆可以盡天道人事之變而反其大經故父頑而有至孝之子國亡而有自靖之臣極險阻以體易簡則何屈非伸而天下之理無不得易之爲君子謀

者順性命而變不失常也

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天地人所必有之變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

體者爲之幹而達其情以治之也事順而承之也此因

時之變而言之震巽坎離艮兌皆乾坤之變也若易之

全體乾坤合德君子小人同歸於道天理人欲從心不

踰則爲理之大宗無所容其亢抑矣

是故二君共一民

爭亂之端

一民事二君

立心不固

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

上無讓德下有貳心亂世之道小人之時爲之以此而推心無定主而役耳目以回惑於異端氣不輔志而任其便以張弛皆小人之道而忠信以爲主博學詳說以反約斯君子之所尙明體適用之學於此辨之而已

一君而體二民

容保者大

二民而宗一君

大一統

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上不泄忘下無異志治世之道君子之時爲之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天地之四象陰陽剛柔也易之四象則吉凶悔吝也吉凶天之命陰陽之變化也悔吝剛柔贏不足之情因乎地之質也皆自兩儀而生純陽爲天純陰爲地而天有陰地有剛又各自爲陰陽二而四四而合二道不如是非判然一分而遂不相有也在天有陰陽在陽有老少

在數有九七在地有柔剛在陰有老少在數有六八於是而四象成故易一爻之中有陰有陽有老有少而四象備焉震坎艮之一陽老陰所變巽離兌之一陰老陽所變故曰四象生八卦邵子乃畫奇耦各一之象爲兩儀增爲二畫之卦爲四象又增三畫之卦爲四畫之卦凡十六又增爲五畫之卦凡三十有二苟合其加一倍之法立無名無象無義之卦則使因倍而加極之萬億而不可象非所謂致遠恐泥者歟

○尙辭則言無所苟

尙謂尊信而效法之易辭本陰陽之定體以顯事理之

幾微尚之修辭皆誠矣

尚變則動必精義

少不變以循禮之中也老變以達事之窮也尚之隨時

而求當義必精矣

尚象則法必致用

辨陰陽剛柔動止以制器其用必利

尚占則謀必知來

因其時義以定吉凶君子之謀與神合知屈伸自然之

理而順之也

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具其理而神存乎其中必知神之所爲顯於象數而非徒象數然後能學易而盡四者之用王輔嗣之流脫略象占固有所未盡而謂易但爲占用幾與王道火珠林等則健順毀而幾無以見易然則四尙之義缺一而不足以知易故善言易者其唯張子乎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

假設以啟疑而斷其必然也天下之問至賾易以易簡之詞盡之問者各得焉惟精於義而不倚形象之粗也

此言尙辭

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

通天下之志所以窮理也此言尙變

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

極數謂數之損益而止於其則故大衍止於五十乾坤之策止於三百六十卦止於六十四爻止於三百八十四變通而有極故言而有物行而有制制器而適於用此言尙象

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乾坤竝建陰陽六位各至足以隨時而相爲隱顯以成

錯綜則合六十四卦之德於乾坤而達乾坤之化於六十有二道足而神行其伸不各其屈不悔故於天下之故遺形器之滯累而還以無方無體之大用化之所以不可知也此明易之爲道聖人以天性之神盡天地之妙而立爲大經達爲百順非其他象數之學所可與也焦贛京房虞翻之流惡足以知此況如火珠林之鄙俗乎

〇示人吉凶其道顯矣

貞妄得失吉凶必應其則示天下以可知也

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

吉凶未著從其貞妄之性情而早知其變之必至所以詔天下於德者其用神也

語蓍龜之用也

用所以前民而正其行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吉凶之變危而可使平易而或以傾得失爭於善惡之幾能戒懼以持其終始則要歸於無咎其道至約而昭示無隱所謂顯也乃已成之象占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

道雖顯於象占而其所繇然不待事幾之至前設其理

於陰陽未剖之先豫以應天下之感人之所以不能知者易已早知而待之惟其達乎屈伸動靜之妙故不俟時至事起而謀之此不測之神因乎誠者也

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

天道人事本通一而相酬荅也

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佑助也鬼神之謀奚能喻於人而易曲盡以著其忠告是贊助乎神也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弭患於前而後效著於後易之戒占者其貽謀久遠也

極數知來前知也

前知者非偶因一數之盈虛而測之盡其數之所有而萬變皆盡來者無窮莫之能踰也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也遠矣變無常而道自行乎其中勸進其善之利而戒以惡之所自積則民咸可喻於君子之義而天下萬世其繇以利用安身

○潔靜精微不略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此釋禮記經解之言而示學易之法潔靜者不以私瀆亂而潔清其志靜以待吉凶之至也精微者察其屈伸

消長之理而研於義之所宜也不累其迹者因數而知象數爲象象立不泥於數因象而窮理象爲理設不執於象也知足不賊者止於義之所可而不謀利計功徼幸於吉之先見以害正命也如此以學易則可以寡過以占筮則知懼而無咎矣彼執象數而役志於吉凶者固不足以與於易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

萬事萬物皆天理之所秩敘故體仁則統萬善

會而通亨也

理無不通故推而行之皆順

說諸心利也

利合於義則心得所安

一天下之動貞也

大經正則隨所動而皆不失其正此推本而言之謂乾具此四德故以備萬善而協於一也四德分而體用自相爲因元貞體也亨利用也惟元統天下之理故於事通而於心說貞者貞於其元惟貞於仁故通萬變而心常安乃必通乎事而理始咸得說乎心而後居正不疑則亨利用也而抑爲體故文言分析四德而彖則大亨而利正其義一也孔子之易曾何異於文王哉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

天德之生殺本無畛域以一歲而言循環往來無有顯著之轍迹非春果爲首冬果爲尾以萬物而言各以其生殺爲春秋其春榮而冬落者草木之凋者而已葢四德隨時而用物亦隨所受而見爲德此見爲義者彼見爲仁絪緼一氣之中不倚一理以爲先後唯用之各得而已故曰天德不可爲首有首有首有尾則運窮於小成而有間斷矣

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推其父母萬物者而言之則資始之德元爲首天生之卽地成之故資生之德元爲首然未生而生已生而繼其生則萬物日受命於天地而乾坤無不爲萬物之資非初生之生理畢賦於物而後無所益且一物有一物之始卽爲一物之元非天地定以何時爲元而資之始生因次亨次利待貞已竟而後復起元也在人之成德而言則仁義禮信初無定次故求仁爲本而當其精義則義以成仁當其復禮則禮以行仁當其主信則信以敦仁四互相爲緣起此惟明於大化之渾淪與心源之寂感者乃知元亨利貞統於乾坤之妙而四德分配之

滞說貞下起元之偏辭不足以立矣彖之以乾元坤元
言資始資生者就物之生借端而言之爾此章舊分爲
二章今合之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
下之動
惟其會於一原故時措之而無不宜不然則一德之用
在一事而能周乎天下哉先儒皆以智配貞而貞者正
而固循物無違正也終始不渝固也則貞之爲信明矣
即以木火金水言之坎之彖曰行險而不失其信則君
子之取於水者取其不舍晝夜之誠非取其曲流委順

遇員而員遇方而方之謂隨也君子之智以知德仁而不愚禮而不僞義而不執信而不諒智可以周行乎四德而聽四德之用智知也四德行也匪知之艱惟行之艱行焉而後可爲德易之言貞立義精矣張子之知德迥出於諸子之上於此信矣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此釋乾彖乾道變化四句之義以龍德擬議六爻之道自潛而亢各有性命之正時位不齊應之異道而皆不違乎太和之理則無不利而不失其正此純乾之所以

利貞也不然因時蹈利則違太和之全體而非貞矣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得渾淪合一之理則隨變化而性命各正合太和之全體顏子之所欲幾及而未逮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

九二得中故庸言庸行足濟

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

九三曰厲九四曰或

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

舍止也以庸言庸行爲可據之德止而不疑則時可舍而舍矣乾之三四雖大人之庸德可行而大經之正必旁通於危疑德不易見安能遽自信而釋其憂乎舜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爲危疑而後庸德可見時爲之也

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

歷乎危疑而誠之至者變無不通故大化而聖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爲天下所利見而天下化之大人之進乎聖也蓋聖人之德非於大人之外別有神變不測之道但誠無不至

用以神而不用以迹居德熟而危疑不易其心及其至也物自順之而聖德成矣

亢龍有悔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上九之亢聖人之窮亦屈伸之常理非聖人之亢有以致之知進退存亡之必有則安死全歸而道合於太虛况窮困乎位畫所值聖人何疑焉乾之六爻純乎龍德

九二之學問寛仁其本也三四之危疑所以通乎變也九五之利見變而通也上九之亢屈伸之常也相因而互成此乾道之旁通而無不利者不失其正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

仁熟則不待勉義精則下學上達不顯其大歷乎危疑而成性九五之德也

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也

大人閑邪存誠而後光輝達故不能測聖之藏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造七到反至也位臻其域也

成性躋聖者爾

以乾道保合太和歷危疑而時乎中大人義精仁熟而至乎聖此孔子耳順從心之候也

若夫受命所出則所性不存焉

時至則聖人不違爾
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乾體本六陽純成而自爻言之有漸造之象焉惟德則日躋而聖若位則乘時以登無漸升之理以爲自潛而見歷危疑躍飛而有天下則是曹操司馬懿之妄干神器皆大人矣易不爲小人謀故必以言德者爲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
溥周徧也明倫察物無所遺也
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

秩敘明則禮樂興

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時變而執其常則不中而非禮不宜而非義雖盡人物之性善惡吉凶遠乎天之竝育竝行不相悖害者以貞其大常而後成己成物無有不化此乾道之所以必歷三四之危疑而始得時中以造飛龍之天德也

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顏子庸德已至閑邪存誠方進乎九三之惕厲而未得

九五之安止方體之常庸德之大綱也拳拳服膺之善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萬物皆備于我而會屈伸於一致乃能與物消息若大經未正而急於乘時則性命不順聖德之時中與無忌憚之迹相似而實相違也誠行之者無非心理之實然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

時措則利保和則貞而聖功唯在精義精義則入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大明者智之事也天下之變不可測而不能起乎大經大經之法象有常而其本諸心之不貳者變化該焉故庸德之修進而歷危疑以盡變具知萬變之不齊皆屈伸之常天德之誠不息則無屈不伸而萬物皆覩是智之事非徒聰明之察乃剛健不息歷變而常力行精義而抵乎大明之效也故乾卦閱潛見躍飛而終始乎剛健惟其不貳是以不測天德聖功一而已矣以卦象言之天之純乎乾無漸者也以卦之數言之筮者自一奇以至於十八變純乎奇而得乾有漸者也卦言乾而不

言天天無爲而運行有序聖有功而成章始達不得以
天之渾成言乾乾爲天而卦非徒言天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
謂九五
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
庸德盡於己則秩敘正可以君天下矣非上治者未能
盡萬物之性以達其變而使之化也
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
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君德正己以正物天德正己而物自正位謂德效之成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
乾九二有焉

乾以易知而兼言簡者九二以陽居陰也君德成矣而
不欲受命知前之有危疑必乾惕而不可止故也

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善世而不伐欲罷而不能加以乾乾夕惕乃造於聖聖
則無疑於受命時出則有天下而不與時未出則以匹
夫行天子之事非徒富貴也位天德者德即其位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
此聖功之始闇然爲己之修也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

龍之爲龍一也蟄而見見而飛龍無異道而蟄以求伸道日盛善世博化光輝不能隱也充實之美而進乎大可以見矣

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及人也

爲己可以及人然必成章而始達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誠有諸己而充實無疑於見之行矣此初九之馴至乎九二也

○乾九三修辭亦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

修辭所以成天下之務立誠所以正在己之經九二德成而可見之行九三則修應世之業業因物而見功事賾而變不測事變之興不易以達吾之義惟處心危而歷事敏業乃可終故九二立本九三趨時成章而達也

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

心隱而不能急喻諸物也

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含德自信而不求物之喻可靜而不可動無以化天下

故必不忘躍

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然其不忘於躍乃義之固然變而不失其中及物而非以失己有密用焉達此則可造於天德矣義者因時大正之謂終其義歷險而成乎易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

反天下之大經無所閒雜故易簡天不能違化物而倦則健順至矣

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

心純乎理天下之至難者也見聞之知勇敢之行不足以企及也

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聖功熟則不測而天矣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惟剛乃可以載物地之載必積廣厚故曰地勢坤順理之至於物無撓非老氏致柔之說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

乾氣之健也無體者至健則不滯於一事隨方卽應可以御萬理而不窮故無所遲疑洞達明示而易知

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情之順也順天而行己無專見之能以煩擾爭功而乾之所至隨效法焉故不言勞而功能自著此以乾坤

之德言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以順爲德者無必爲之志而聽乾之生因而成之則先無適從而有所順聽乃得大常之理所謂無成有終也臣道也婦道也下學之道也君子之學以乾爲主知之而後效故大學之始必知止至善以立大經而後循循以進斯善用坤而不迷

○造化之功發乎動不動則不生絲屈而伸動之機爲生之始震也畢達乎順

動而順其性則物物各自達巽也

形諸明

畢達則形發而神見矣離也

養諸容

不息其長養惟其厚德能容也坤也

載遂乎說

能容則物自得而欣暢兌也

潤勝乎健

潤字疑誤自得堅勝而成質乾也

不匱乎勞

歷險阻而各有以自成坎也

終始乎止

成則止矣止者卽止其所動之功終始一則艮也此釋帝出乎震一章之義而以動爲造化之權輿則以明夫不動不止而歷至於止皆以善其動而爲功彼以無爲爲化源者終而不能始屈而不能伸死而不能生昧於造化之理而與鬼爲徒其妄明矣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體謂體性此言八卦成能之用故不言陰陽而言柔剛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

陰弱爲萌陽盛爲滋滋盛也

爲繩直順以達也

陰不違陽故順而直達者順之功效

爲工巧且順也

陰不亢而潛伏巧也順者順物之理

爲白所遇而從也

遇藍則青遇黃則赤陰從於陽無定質也

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

臭因風而入鼻不因形而達

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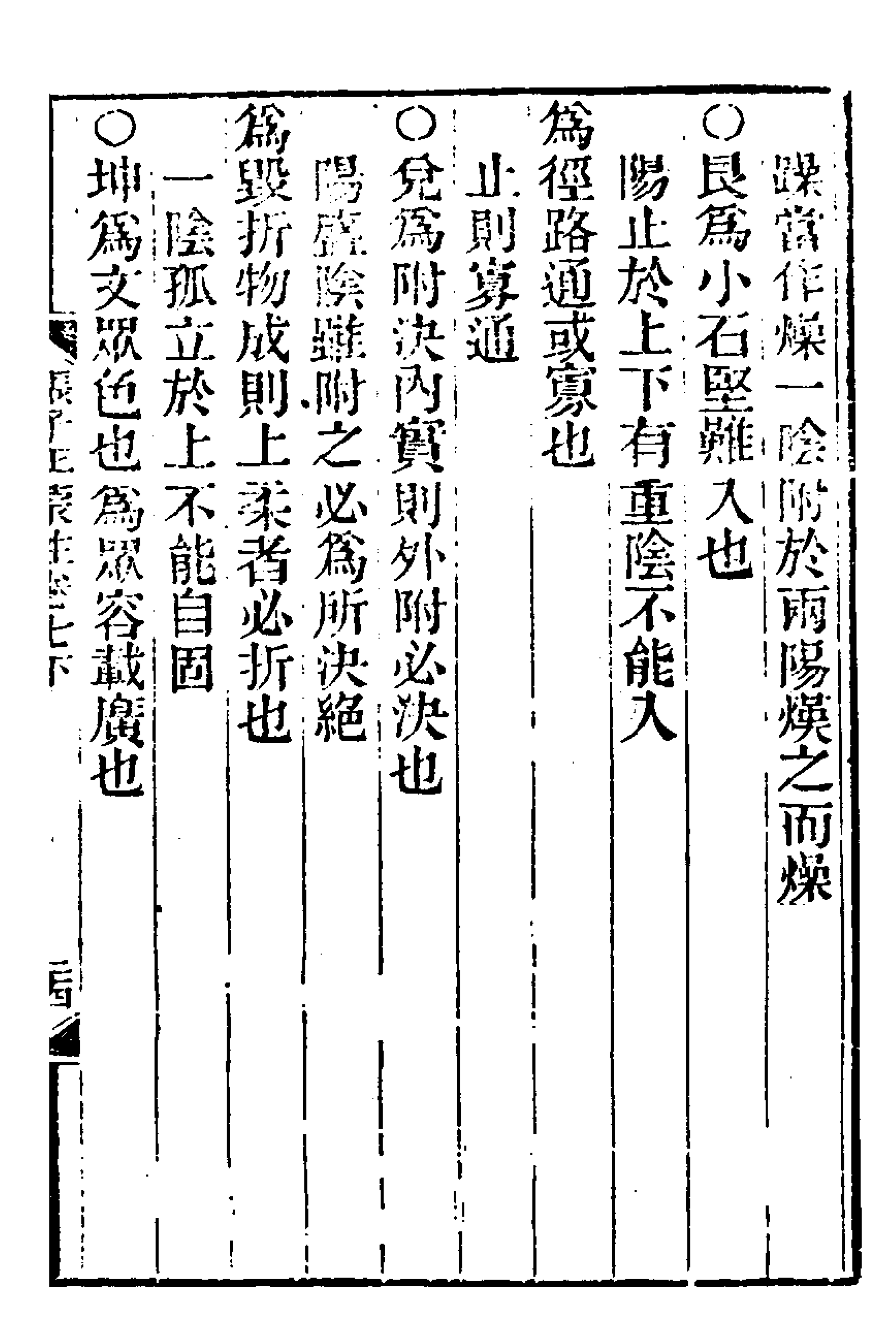
陽亢於陰故躁凡言爲者皆謂變化之象也萬物之形體才性萬事之變遷莫非陰陽屈伸消長之所成故說卦略言之以通物理而占者得其事應皆造化必然之效然可以理通而不可以象測執而泥之則亦射覆之賤術而已矣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

入於險阻故勞血經營身中勞則溢爲赤其色也

血亦水穀之滋得勞而赤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躁當作燥一陰附於兩陽燥之而燥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

陽止於上下有重陰不能入

爲徑路通或寡也

止則寡通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

陽麗陰雖附之必爲所決絕

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一陰孤立於上不能自固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一色表著曰章眾色雜成曰文坤廣容物多受雜色

○乾爲大赤其正色

此取乾南坤北之象

爲氷健極而寒甚也

又取乾位西北之象於此見八卦方位初無定在隨所見而測之皆可爲方故曰神無方易無體無方而非其方無體而非其體也分文王伏羲方位之異術士之說爾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旉皆蕃鮮也

旉花也蕃盛鮮明動則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一奇畫讀如奇坎陽陷陰中入於坎窞離陰爲主於內

二陽交附之二卦皆以陽取義不使陰得爲主扶陽抑陰之義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

卦有艮體則繫之以光明

著則明之義也

陽見於外爲著陽明昭示而無所隱異於震之動也微坎之陷也匿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初生始蒙其明未著無能遽通乎萬事惟九二得中以陽居陰循循漸啟其明則隨時而養以中道所以亨也天之生人也孩提之知識惟不卽發異於雛犢之慧故顯於萬物取精用物資天地之和漸啟其明而知乃通天之中也聖人之教人不能早喻以廣大高明之極致敷五教以在寬而黎民時變循文禮以善誘而高堅卓立不使之迫於小成而養之以正聖人之中也故曰大學之教存乎時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

善惡之幾決於一念濡滯不決則陷溺不振

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欲而能反於理不以聲色味貨之狎習相泥相取一念決之而終不易

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小人之誘君子聲色貨利之引耳目急與之爭必將不勝惟靜以處之則其不足與爲緣之幾自見故曰無欲故靜靜則欲止不行而所當爲之義以靜極而動沛然勇爲而無非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難

必濟而往有功也

陽在內心象也二陰陷陽險矣而陽剛居中秉正不撓直行而無憂疑忠臣孝子之所以遂志而濟險行其所當爲泰然處之而已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乳音孺

中孚二陰在內疑非施信之道然以柔相感如鳥之伏子有必生之理光武所謂以柔道治天下者亦治道之一術也敔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中孚者養道也必信乃能養也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

以其時出則固不妄

則物亦不妄

雷出而物生必信

故曰物與无妄

雷之動也無恆日無恆聲無恆處此疑於不測而非有誠然陽氣發以應天自與物候相感而不忒聖人之動神化不測出人億度之表而乘時以應天天下自效其誠皆天理物性之實然無所增損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

衆人之動因感而動事至而念起事去而念息君子於

物感未交之際耳目不倚於見聞言動不形於聲色而不顯亦臨不諫亦入其於靜也無瞬息之怠放而息則其動也亦發邇而不忘遠及遠而不泄邇終身終日不使其心儳焉此存心窮理盡性之學也

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

地靜體也雷動幾也反止於靜也復興於動也

終則有始循環無窮

事物有終始心無終始天之以冬終以春始以亥終以子始人謂之然爾運行循環天不自知終始也謂十一月一陽生冬至前一日無陽者董仲舒之陋也復之爲

卦但取至靜而含動之象豈有時哉卦氣之說小道之泥也

入指其化而裁成之爾

入非收視反聽寂靜以守黙之謂也化之未形裁之以神而節宣其化入者所以出也入坊本作人葢誤

深其反也

極深以窮其理反求之內也

幾其復也

反而具復之道

又曰出入無疾

其入不忘故其出不妄動靜一致而靜不偏枯動不凌競矣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

益損外卦四爻之陽以益初爻使羣陰得主陽以富有之實而益人故施之可裕而非所不可損者強與之益益者否之變益之以陽所以消否按三陽三陰之卦皆自否泰而來故曰益者否之變

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非所當得而益之為不誠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强施行不忍置也惻然不食而情愈迫也作易者謂周公周公盡心王室而成王不受訓心懷耿憂所以歎也其後孔子於魯孟子於齊知不可而爲之世終莫知聖賢且無如之何故竭忠盡教而人不寤君子之所深惻也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

陰交耦闢象也而言闔戶者坤之德順以受陽之施闔而翕之處靜以藏動也陽之交奇闔象也而言闢戶者乾之德健而發施於陰者無所吝而動則無不達也陰陽質也乾坤性也闔闢之體用互用不倚於質之所偏

此乾坤之互爲質性而不爽夫太和也
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形陰之靜也闔者陽氣動而開之覩聞乘其動而達焉
雖陰魄發光而必待開於陽故闢者陽之功能寐則陰
函陽而闔之於內陰之效也靜以居動則動者不離乎
靜動以動其靜則靜者亦動而靈此一闔一闢所以爲
道也敔按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張子蓋取交言而以易闔其闢之義通之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
指示也所之者人所行也吉凶存乎命而著乎象人所
攸往之善存乎性而親其所趨聖人正天下以成人之

美遠人之惡者其情於辭而見故易之繫辭非但明吉凶而必指人以所趨嚮

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

指示占者使崇德而廣業非但告以吉凶也趨時因時擇中日乾夕惕也盡利精義而行則物無不利也能率吾性之良能以盡人事則在天之命順者俟之逆者立之而人極立贊天地而參之矣蓋一事之微其行其止推其所至皆天理存亡之幾精義以時中則自寢食言笑以至生死禍福之交皆與天道相爲陟降因爻立象因事明占而昭示顯道無一而非性命之理易爲君子

謀初非以趨利避害也
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
因所占以進退精義則無不利矣
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
變動謂占者玩占而徙義利者利用而合於義也
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
時位不相當陰陽不相協故天數人事有攻取愛惡之
不同性情動於積素以生吉凶悔吝旦夕莫可挽回者
非天數之固然攻取愛惡所釀成者漸也
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君子之情豫定則先迷而後必得小人之情已淫則惡積而不可揜故履信思順則天佑而无不利迷復則十年有凶非理無可復情已遷則不可再返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

命告也爻所告人者也二者盡利之道遷變之情也情遷者君子安命而無求利告者君子盡道以補過惟深察乎繫辭則自辨其所之矣

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

當吉則居富貴而不疑當凶則罹死亡而不恤當否則退藏以聽小人之利當亨則大行而司衮鉞之權

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

辭明示以凶而不爲謀趨吉之道貞勝則凶不避也

如大人否亨

雖否而亨

有隕自天

禍福忽至而不知所自來

過涉滅頂凶无咎

雖凶无咎

損益趨不克違

福至非其所欲而不能辭

及其命亂也之類

雖吉而非正命

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有隕自天不克違則慎所以處之其命亂則必去之否

亨凶無咎則決於赴難而不懼三者天數物情之所必

有貞勝而不爲所動聖人之情亦見乎辭此大易所以

與術數之說喻義喻利之分也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

見乎外

爻象以理而生象數在人爲善惡得失之幾初動於心

故曰內吉凶因象數而成得失之繇在人爲事起物應而成敗著見故曰外

○當有者大無外也

神行於天地之間無所不通天之包地外而竝育竝行者乾道也

日新者久無窮也

順受陽施以成萬化而不息榮枯相代而彌見其新坤道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

聚則顯之天而可見散則據於微而不可見

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

於其象而觀之則有幽明之異人所知也

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其聚其散推盪之者神爲之也而其必信乎理者誠也以易言之乾陽顯而陰隱坤陰顯而陽隱屯蒙鼎革剝復夬姤之屬相錯而迭爲隱顯聚之著也乾坤並建而大生廣生以備天下之險阻位有去來時有衰王維之盪之日月雷風男女死生榮謝同歸而殊塗萬化不測而必肖其性情神之妙也非象所得而現矣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

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變者陰變爲陽化者陽化爲陰六十四卦互相變易而象成進退者推盪而屈伸也推之則伸而進盪之則屈而退而變化生焉此神之所爲非存神者不能知其必然之理然學易者必於變化而察之知其當然而後可進求其所以然王弼得言忘象得意忘言之說非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悔吝非凶故曰小疵爻之有悔吝動違其時在幾微之間爾靜察其理則正而失宜過不在大審之於獨知之

際以消息其應違不容不戒懼矣

○往之爲義有已往

如素履往之類

有方往

如往蹇之類

臨文者不可不察

已往則保成而補過方往則勉愼以圖功察其文可以

因其占而得所宜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終